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向春風借一點勇氣

葉正尹

每年柳芽剛泛黃，風就變了。不再是冬日裡那副冷硬的面孔，而是柔軟的、溫潤的。它吹過田埂，草色遠遠地綠了過去；拂過水面，漣漪一圈一圈地盪開。

一個人站在這風裡，忽然覺得自己也該鬆動鬆動了，像一粒埋了一冬的種子，聽見了外面的呼喚，卻還沒掙破那層堅硬的殼。

這風是有些力氣的。桃花一夜全開，密密地擠滿枝頭；杏花也慢慢撐開花苞，白白嫩嫩。蜜蜂來了，繞著花蕊打轉，一頭扎進去，半晌不出來，從這朵飛到那朵，忙個不停。陽光把花枝的影子灑在地上，風一吹，輕輕搖晃。它們都藉著春風，把一冬的沉默與等待，全都開成了勇敢。俯身去看牆角的一株草。去年秋天它就枯在那裡了，焦黃的葉子耷拉著，了無生機。湊近了看，枯葉底下似乎有些不一樣。貼著根的地方，竟拱出一點綠來，極小，極軟，卻倔強地頂著風。風一吹，它就抖一抖，可就

是不折。我想起小時候外婆說的話：草活一秋，人也一世，該冒頭的時候就得冒頭。那時候不懂，現在看著這株草，心裡明白了幾分。風又吹過來，從我臉上、衣襟上輕輕拂過。我下意識地縮了縮脖子。這是冬天的習慣，遇見風就把自己藏起來。可這回，我沒有躲。

我讓這溫潤的風好好地吹一吹，吹去身上那點兒殘存的倦意。它帶著遠山融雪的水汽，帶著田野初醒的氣息，一點一點地，把什麼柔軟的東西送進我心底。人蜷縮了一冬，是該舒展開來了。

就在這暖意漫上心頭時，記憶輕輕翻到了那個午後。小時候第一次學騎車，在門前的空地上，父親在後頭扶著。我蹬得歪歪扭扭，心裡害怕，喊著「別鬆手」。可不知什麼時候，他已經鬆了，我竟自己騎出去好遠。回頭看他，他站在原地笑。那一刻的驚喜，現在想起來，大概就是借到了點勇氣。

人到底是要向春風借點勇氣的。不是那種轟轟烈烈的勇，是種子頂開泥土時的那點力，是枝條抽出新芽時的那點勁。這一點就夠了。風吹在背上，暖暖的，彷彿有人在身後輕輕推了一把。風還在吹，我有了往前走的力氣。

春天的榆錢飯

謝家璋

三四月的春，微風如絲，草色清淺。春雨下過後，濕潤的空氣中裹著泥土的味道，榆樹上的嫩葉才露出尖芽，串串榆錢便已掛滿枝頭，鬱鬱蔥蔥，青翠欲滴。

兒時的記憶裡，老家小院裡長滿了榆樹，榆錢飯是每年春天必不可少的一道佳餚。人們常說，吃榆錢，有餘錢。那時候的食物並不豐富，常吃些野菜，一樹榆錢半月糧，甜甜的榆錢是春日的樹上鮮，榆錢飯是我難忘的童年味道。

榆錢外形扁圓，狀若銅錢。每年春天，榆未生葉時連簇枝頭，如翡翠般青綠。春風拂過，榆錢隨風搖曳，伴著陣陣清香飄散，沁人心脾。漫步榆樹林，高處的新葉嫩綠，低處的枝椏翠綠，陽光從縫隙中透過，灑下無數晃動的光斑，在這裡，滿眼是鮮活的生命力。

春日初晴時，我常跟著姥姥去摘榆錢。茂密的榆樹蔭下，姥姥挎著籃子，將枝頭的幾串「銅錢」捋下。我則喜歡爬到樹上玩，摘幾顆生榆錢來嚼，那口感清甜脆嫩，還帶著一絲淡淡的酸澀，像極了春天的味道。高處的榆錢夠不到了，姥姥就用綁著鐵鉤的長竹竿，伸進樹枝裡一擰，一陣榆錢雨便落下來。拾起地上的榆錢，籃子變得沉甸甸的，我跟在姥姥身後，拎著滿滿一籃榆錢，一老一少的身影在春日的暖陽裡慢慢往家移動。

回家後，開始準備做榆錢飯了。姥姥仔細地揀出榆錢裡多餘的枝葉，用簸箕篩去葉蒂和雜質後，再放入盆裡用清水淘洗兩三遍。晾乾後將玉米面撒進去，放入油鹽，反覆攪拌揉捏，直至玉米面均勻地裹在每一片榆錢上，便可以上鍋蒸了。隨著蒸鍋周圍的蒸汽越來越濃，廚房裡漸漸清香四溢。約摸過去二十分鐘，打開籠屉，白茫茫的水汽之下，榆錢微微有些泛黃，一股帶著甜味的谷香撲面而來，令人垂涎。我迫不及待地接過姥姥蒸好的榆錢飯，送進嘴裡，香甜味帶著一絲鮮鹹，吃起來滿口的清新綿軟，味道樸實卻最讓人回味無窮。

除了這最簡單的吃法，還可做成榆錢窩窩、榆錢餅、蘸香油和醋蒜汁吃，或是散蒸後炒著吃，口感更加豐富。

榆錢味美，卻成熟期短。過些時日，天氣開始熱起來，榆錢便悄悄染上黃褐色。榆樹葉從春的嫩綠變為夏的墨綠，葉片也更加寬大厚實，而榆錢卻逐漸變得乾癟而輕盈。微風拂過，榆錢在風中打著旋緩緩飄落，在榆樹下薄薄鋪了一層，像是完成了使命一般回歸大地，只待明年春天的破土而出。

歲月流轉，年復一年，榆樹下的我已經長大，定居在離家千里之外的南方。每年春天，我便會想起那一碗樸實又清淡的榆錢飯，它承載著我對故鄉的懷念，在記憶裡永遠難忘。

羅平的春天被油菜花點亮

白麗霞

開車從昆明出發，在滇東的群山裡蜿蜒穿行了3個小時，當繞過最後一道山梁時，我的心猛地狂跳起來，大片大片的金黃在車前暈染開來，一直延伸到天邊的方向。

那就是油菜花，大地攢了一冬的笑意，終於在這一時刻盡情綻放了。它鋪天蓋地的樣子，像颶風的魔力把陽光揉碎了，潑灑在這片喀斯特峰林間。遠處的峰巒錯落有致，靜靜地矗立在花海之中，彷彿定海神針，甘當花海的守護神。

我迫不及待地停了車，打開車門，花香撲鼻，牽引著我邁動腳步，沿著田埂走進花海。羅平的油菜花長得比想像中更挺拔壯碩，半人多高的莖桿粗壯結實，一棵挨著一棵，手牽著手織成無邊

無際的金色絨氈。它隨著地勢起伏，如海浪般輕輕搖晃，像是在與春風低語，又像是在對遠道而來的我點頭致意。成群結隊的蜜蜂在花間忙碌穿梭，嗡嗡唱著歡快的歌兒；微風拂過，清甜的花香漫入心扉，溫柔地包裹住我的身體。我伸出手，輕觸那嫩黃的四瓣小花，它們簇擁著纖細的花蕊，俏皮地在風裡舞蹈，靈動、活潑、可愛。

花田間，幾位布依族婦女看似閒坐，實則指尖翻飛，將油菜花、蕎麥花與野薔薇編成一隻隻精巧的花環。她們嫺熟的手藝，讓一朵朵春花在掌心煥發生機，不一會兒就成了一頂春色的斑斕花冠。我取了一頂戴上，頓覺頭腦清涼，融進了這片花海，心情變得明亮而溫暖。

在當地人的引領下，我登上金雞峰叢觀景台，居高俯瞰，視野開闊，油菜花海又是另一番震撼。眼前上百座喀斯特峰林散落在花海中，既像揚帆起航的小舟，又似棋盤上錯落的棋子，在金黃的油菜花簇擁下，與藍天白雲構成了一幅立體的風景圖。風起時，花浪層層翻湧，整片大地都在輕輕呼吸，彷彿在訴說著春日的絮語。那一刻我忽然覺得，這渾然天成的油菜花海，既是勞動人民的勤勞結晶，也是大自然的偉岸胸襟，人與自然的一雙妙手，如張開的巨臂，將羅平大地深情擁抱。

我腳步不歇，又趕往牛街的螺絲田，遠遠望去，圈狀梯田層層疊疊，如指尖旋出的紋路，精巧又別緻。那是油

菜花依戀梯田蜿蜒生長的又一幅壯美圖景，它步步攀高，把每一寸土地都默默點亮，陽光斜灑下來，為螺絲田鍍上了金黃的柔光，美得堅挺、剛毅。

一座小村莊靜臥在花海裡，自然古樸得有如夢境。此時正是晚炊時分，炊煙裊裊，雞犬相聞，村莊的色彩在暮色中顯得格外豐盈：青石牆縫裡探出嫩綠的苔蘚，籬笆上掛著青翠的油菜苔，灰瓦簷下吊著深紅的臘肉。幾個老人坐在老梨樹下抽旱煙，煙頭的紅點在漸暗的天色裡明明滅滅，映著他們臉上深深淺淺的溝壑——那是比梯田更生動的年輪。

我忽然懂得，那鋪天蓋地的金黃為何如此動人。它從不是獨自絢爛，而是與這青石、灰瓦、炊煙、鄉韻深深交織在一起。油菜花點亮的不只是春天，更是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、溫柔滾燙的時光。那金黃是底色，而那些斑駁溫潤的人間煙火，才是這幅春日長卷裡，最深沉、最濃郁的註腳。

夕陽西下，映紅了半邊天，橙紅的餘暉漫向花海，給這片金黃再添一層暖光。我站在田埂上，看遠山慢慢銜住最後一抹溫柔，內心收穫滿滿。

羅平的油菜花開得熱烈坦蕩，它們用盡全力，盡情揮灑，把平凡土地點亮，把清冷的春日烘暖。它從不張揚，卻用一身的燦爛告訴世人，春天最動人的模樣，就是一場詩意的點亮，點亮廣袤大地，點亮萬千人心，點亮偉大的新時代！

文藝副刊



海韻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：宓月

629期

毛國聰，成都人，作家。已出版詩集《流浪歸來》、長篇小說《生命之門》《鏡子背後的女人》《九十九個方子》、思想隨筆集《與上帝對話》、散文詩集《行走的感覺》、散文集《時間開的花》等。

自從用上了智能手機，我的生活一下子充實起來，從早到晚沒有一丁點兒空白，哪怕在睡夢中。手機讓我無所不知。每時每刻發生的國際國內大事小事，我想瞭解就能立馬知道。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大明星，求我瞞他們一眼，也得看看我的心情。我不再把秀才放在眼裡。跟手機相比，學富五車的飽學之士無非是個「兩腳書櫃」，超強大腦簡直就是笑話，雄偉壯觀的圖書館只是擺設。過去失眠，我總是倚夜輾轉反側。當枕邊有個智能手機後，我再也不怕失眠了。失眠時我就靠在床上戳手機、死盯著聽音頻，不僅學了知識、瞭解了世界動態，還制伏了失眠，一舉多得。拿著手機上廁所，無論蹲多久，都不會感到無聊，而且聞不到一縷臭味。我覺得自己已至人生巔峰，完全可以捧著手機躺平，甚至擺爛。有了手機，何須他求？！

原以為只有我喜歡手機、離不開手機，



放下手機

後來才發現，到處都是手機控，不喜歡手機的、離得開手機的人幾乎沒有。我還發現，最有素質、禮貌和教養的人，是在飯桌上、與人相處時不要手機的人。我相信，世界屬於能掌控手機、沒時間玩手機的人。

有一次，我請阿宓陪我參加一個聚會，之前，無論我怎麼威逼利誘，她就是不答應。無可奈何之下，我急中生智，順手拿了她的手機就出門了。她發現之後立馬追了出來，乖乖地跟我參加了聚會。我覺得，如果要給「三十六計」再加一計，最好的一計非「沒收手機」莫屬。要制服誰，沒有比「沒收手機」更管用，既簡單又方便。手機在，人就在。手機不在，人就不在。找人就是找手機，找到手機就找到了人。現代人啥都可以沒有，就是不能沒有手機。

有一次乘公交車回家，沒座位，只好站著，在搖搖晃晃的公交車裡，我緊緊抓住扶手，不得不忍痛割愛，把手機揣在褲兜裡。可旁邊的一位小美女，左肩挎一個大包，右手提一個紙袋，左手拿手機一直盯著看，沒依靠任何東西卻紋絲不動。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我不明白她是怎麼做到的。直到下了公交車，我才恍惚覺得，她拿著

的肯定不是手機，而是定海神針。

昨天乘地鐵，發現一個年輕人居然沒看手機，感到特別驚奇。可當我仔細瞧他時，才發現他是智障兒。我禁不住想申請一個

發明專利：用手機來檢測是否智障。凡是不玩手機的，就是智障。這種辦法，既方便、又簡單、還節約。

第一次聽到馬斯克「手機在五年內會消失」的這個預言，就像聽說一個大好人將在五年內死掉一樣，我不是為這將死的大好人感到悲哀，而是覺得說這話的人非常可惡。有人跟我重複這預言時，我選擇了呵呵。我是個樂觀的傢伙。輕便的小靈通取代了笨重的大哥大，數字機取代了模擬機，智能機取代了數字機。有手機之前就沒有手機，沒有傳統手機之後，一定會有比傳統手機更好的腦機、眼機等等。手機消失就是為了比手機更好的東西的誕生。如此複述的人多了，我就瞎想，人都會死去，手機死去算得了什麼。日月星辰都會消失，何況手機？現在的這種手機消失了，未嘗不是好事。

寫這篇小文的靈感來自於我躺在沙發上刷手機時突然眼冒金星、差點暈倒，意外的是，終於讓自己暫時放下了手機。

今天，我一個人在家，睜開眼睛的第一個動作就是看手機，手機早就成了我最主要的信息源，它把我與這個世界前所未有地密聯在一起，除了睡覺，須與不可分開，連早晨起床都需要它呼叫。

我一整天陪著手機，躺在沙發上、坐在凳子上、蹲在馬桶上、站在客廳裡、行走在陽台上、一手拿手機一手拿筷子，縱橫古今中外，瀏覽天下人事，結果是眼花繚亂，眼珠子生疼得好像要滾出來，我從沙發上起身準備喝茶時，突然眼冒金星，差點栽倒在茶几上，我不得不掙扎著躺倒在沙發上，閉上眼睛。

迷上手機後，我經常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：身邊的人越來越少。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各樣的物體：手機、汽車、物件、虛擬的人、類人的東西。雖然手機可以代替人，但它畢竟不是人，而是一種機器。機器能複製聲音，卻無法復現心跳的節奏。能模擬語

言，卻仿不出靈魂的震顫。它會沒電、黑屏、無信號。如果在人與機器之間作唯一選擇，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人，但是，卻無法放棄手機。誰都明白，我們最需要的是人，事實卻是，我們擁有的幾乎都是人的替代品。

我有幸生活在信息時代。每天處於波瀾壯闊的信息流中，情緒再難穩定，時時處於被撕裂的狀態，如果沒有定力，肯定會被手機（信息）控制，直至撕碎。難怪現在患心臟病的人越來越多，心臟病成了現代人的一大殺手。我發現，無論如何宅居，只要有手機，一切都是扯淡。沒有手機，哪裡都是閉關靜修。手機是現代超級病毒，不抑鬱、患精神病都難。世界越來越小，幾乎只有手機那麼大。手指戳一下，萬花筒般的世界就會瞬間出現。上一秒下定一秒。一個人趕走另一個人。一件事覆蓋另一件事。上帝都難以預測跨一步會發生什麼。試圖儲存信息的結果只有一個：崩潰。

手機給我帶來方便的同時，也給我帶來了糾結。它幾乎使我唯它至尊。只要有它，我就可以拋棄整個世界。沒有它，我的世界就不存在。整天昏昏沉沉，煩惱、糾結，甚至憤怒。對世界、對人生、對生活、對人對事，我越來越糊塗，不知道該相信誰，不清楚是非對錯，無法作正確判斷。手機發送的海量信息是洪水猛獸，肆無忌憚地洗刷我、衝擊我、肆虐我，讓我不知所措、支離破碎、傷痕纍纍……刷手機，讓我有無所不知的錯覺，好像時時刻刻知曉天下事、學到新東西，其實一點兒用都沒有。海量信息充斥大腦，阻塞了吸收真正有益的東西。我本想做個不顧天地的閑雲野鶴，可手機堅決不同意，時時刻刻把天下所有的大事小事推送給我，逼我處理，使我無法袖手旁觀。哪怕我真是上帝，哪怕上帝授權給我，哪怕我有三頭六臂，哪怕我心狠手辣，面對信息海洋，我也不得不焦頭爛額，心力交瘁……放下手機，勢在必行。

想到馬斯克預言「手機將在五年內消失」，我就暗自竊喜。即使手機不會在五年內消失，我也決定放下手機，世界上還有許多比手機更值得擲著的東西。放下手機，其實就是放過自己。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